

多学科视域下的中医心神内涵探析

陈南杰^{1,4}, 龙明朝⁴, 杨 燕³, 郑昭瀛², 吴 朦^{2,4*}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 100191; 2.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北京 100700;

3. 中国中医药科技发展中心,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才交流中心, 北京 100027;

4. 广东省新黄埔中医药联合创新研究院, 广东 广州 510700)

【摘要】从中医古籍文献出发,对心神概念进行了系统梳理与深入分析,旨在厘清古籍中心神概念的本意,并结合现代心理学及其相关分支学科对心神进行现代解读和诠释。通过多学科探索,构建一个全面的心神概念框架,认为心神涵盖认知、情绪、意志、形神健康四个方面,整合了认知心理学、情绪心理学、动机心理学、健康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可相互阐述。通过从古籍文献中探索中医心神理论的深层含义,不仅揭示了心神在多学科视野下的内涵,也为未来心神量化研究的进一步探索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心神; 认知; 情绪; 意志; 思维

DOI 标识:doi:10.3969/j.issn.1008-0805.2024.14.22

【中图分类号】R2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05(2024)14-3230-05

“神”是中医学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有概念。古籍文献及中医传统理论中对心神有较为丰富的认识,现代学者也对中医心神理论有深入的总结,但中医的心神理论还未形成较为清晰的框架和广泛的共识,且心神概念目前未与现代心理学很好地结合。为此,本文将从古籍文献与传统理论出发,深入探讨心神的内涵,同时引入现代心理学的视角,立足现代语境,探讨心神的现代诠释,为心神概念的量化研究铺垫基础。

1 心神内涵演变

心神概念由来已久,自《黄帝内经》奠定了心神理论基础框架,并在后世医家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细化、深化。早在战国时期先贤对心神已有丰富的论述,荀子在《荀子·解蔽》中指出“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强调了心神在调控形体中的主导作用。此后,西汉时期淮南子提出了养神的方法,《淮南子·傲真训》:“事其神者神去之,休其神者神居之。”阐述了通过休息和静养来保持心神稳定的方法。到了汉代,《黄帝内经》进一步详细论述了心神概念,提出了“心主神明”“七情”“五志”等经典命题,并确立了心神作为生命活动和意识思维主导的基本理论框架。随后,历代医家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不断扩充心神理论,为心神功能提供了物质基础的详细论述。《医学传灯·卷上·气怒》:“其支脉之络心者被其壅

滞。堵塞神气出入之路,故不识人也。”提出心神的思维功能异常与心神能否在心的络脉顺利出入有关。刘完素在《素问玄机原病式·热类》中提出“言为心声”“梦者神迷也”等命题,补充了语言和梦境是心神活动结果的观点。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癰瘰等病诸候》中详细讨论了健忘的机制,补充了《黄帝内经》在这一研究上的空白:“多忘者,心虚也。心主血脉而藏于神,若风邪乘于血气,使阴阳不和,时相并隔,乍虚乍实,血气相乱,致心神虚损而多忘。”其认为健忘是气血相乱,心神虚损导致的。另外,心神的摄护调养方法也在后世被提出。在唐朝孙思邈所撰写的医书《孙真人海上方》^[1]中提出了养护心神的原则在于保持情绪愉悦:“安神宜悦乐,惜气保和纯。”张景岳在《类经》^[2]中提出“心不动念”是养护心神的有效方法:“神行即气行,神住即气住,若欲长生,神气须注,心不动念,无来无去,不出不入,自然常住,勤而行之,是真道路。”从《黄帝内经》的基础理论框架,到后世医家对心神功能和调养方法的详细论述,心神理论不断发展丰富了我们对于身心健康的认识,并为现代生活提供了宝贵的养生之道。

2 心神内涵探析

古人认为,神是自然界中引出万物的驱动力量。《说文解字》:“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从古代哲学的层面来讲,“神”是主宰和调控宇宙万物发生发展变

收稿日期:2024-05-28; 修订日期:2024-09-13

基金项目:新黄埔中医药联合创新研究院联合创新研究项目(2022IR007)

作者简介:陈南杰(1996-),男(汉族),广东广州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医现代化研究工作。

*通讯作者简介:吴 朦(1988-),女(汉族),江西景德镇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医基础理论与方法学研究。

化的一种至高的力量,是万物运行的规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3,32]：“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纲纪,故能生长收藏,终而复始。”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说,神是天地的纲领纪要,能产生大地万物的生长化收藏。中医学中“神”的概念则相对局限,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人体,是指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其表现为所有人体生命活动的外在体现。心神理论是中医“神”理论结合藏象学说构建起来的,“心藏神”“心主神明”是中医学对心神的认识。

2.1 心神是生命活动的推动力

《灵枢·本神》载“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人最初的“神”是由父母之精化生而来,代表人体最本质的规律和生长壮老矣的内生动力,驱动生命的发生发展。《灵枢·天年》中记载:“黄帝曰:何者为神?岐伯曰:血气已和,荣卫已通,五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人的气血、营卫、五藏的具备,这是形体解剖层面的准备,这时神进入心,魂魄俱全,则人的功能发育就健全了。

《素问·灵兰秘典论》中记载:“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古人将心比作君主,心在人体生命活动中起主导作用。中医理论认为神明所藏在心,亦由心主导,所谓“心主神明”。心作为君主对全身脏腑、经络、营卫、气血、津液等功能活动都具有调控作用,诚如《类经》所言:“心为一身之君主,禀虚灵而涵造化,具一理以应万机,脏腑百骸,惟所是命,聪明智慧,莫不由之。”值得注意的是,心主神明的功能正常是生命活动正常运转的关键,“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心神相较于其它五藏神,具有更高层面的统领作用,心神也是其它五藏神的主导。张介宾说:“人身之神,唯心所主……外如魂魄志意五神五志之类,孰匪元神所化而统乎一心^[4]。”“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而总统魂魄、兼赅志意^[5]。”以上论述共同强调了心神在调控人体生命活动中的核心作用,明确指出心神不仅是身体各项生理功能的主导者,也是维系生命活力和促进精神意识活动的根本动力。

2.2 心神主导意识思维活动

现代学者对心神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全面的总结,揭示了其在人体生命活动中起主导意识思维活动的作用。《素问·刺法论》:“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广义上,“心主神明”象征着心神在人体中的角色,犹如神明在自然界中的主宰地位,是所有生命活动的总指挥^[6-8]。狭义上,心神可表现为人的意识、思维、思考和记忆等精神活动^[9-11]。人在接收外界信息刺激后产生的一系列精神变化及行为活动,如对事物的注意、思考,转而联想、记忆,而后作出决策,都是心神作用的范畴。中医有“五脏藏神”的理论,即神、魂、魄、意、志等精神活动分别由心、肝、肺、脾、肾所主,而

心神统领五脏神^[12]。《灵枢·邪客》:“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强调心神不仅统领着五脏的精神活动,而且对脏腑的协调运作具有关键作用^[13-15]。通过“心主血脉”的机制,心神控制着气血的循环,从而确保脏腑功能的正常发挥。以上观点共同凸显了心神在主导意识思维活动中的核心地位。

3 多学科视域下中医的心神内涵

3.1 从情绪心理学理解心神对“情志”的调控作用

在探讨心神概念时,情绪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心神活动中表现最为直接的方面之一。情绪心理学是一门研究情绪及其对个体行为和思维的影响的学科,它探讨个体对内在体验和外界刺激的情感反应及其调节,作为理解情绪现象的科学,情绪心理学为我们理解心神中的情绪部分提供了理论基础^[16,17]。人在与外界事物互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喜、怒、忧、思、悲、恐等内心体验,不仅是情绪反应的直观表现,也是中医学中所称的情志。这些情志,既是对外界刺激的应答,也是心神活动的直接体现。张介宾在《类经·疾病类》中指出了情志由心所产生而应于五脏,情志从心而发的观点:“情志之伤,虽五脏各有所属,然求其所由,则无不从心而发。忧动于心则肺应,思动于心则脾应,怒动于心则肝应,恐动于心则肾应,此所以五志唯心所使也”。

在现代心理学领域,情绪稳定性被视为人格特质的核心要素,它体现为个体在情绪反应上的冷静、控制力、安全感、低反应性,以及对持续消极情绪的抵抗力。相对的,缺乏情绪稳定性则表现为频繁地情绪波动^[18]。中医认为,情志的稳定依赖于心神对情志的调控。《黄帝内经·调经论》:“岐伯曰:神有余则笑不休,神不足则悲。”指出心神调控能力的太过和不足都会导致激烈的情绪波动。换言之,心神功能保持在正常状态,人体则有较高的情绪稳定性,情绪不易过激。同样地,《类经·十五卷》^[19]疾病类篇中指出“设能善养此心而居处安静,无为惧惧,无为欣欣,婉然从物而不争,与时变化而无我,则志意和,精神定,悔怒不起,魂魄不散,五脏俱安,邪亦安从奈我哉?”进一步阐释了心神的安宁对于情志的稳定、五脏功能正常有着直接影响。如果使心神居于安静和谐的状态,则能提高情绪稳定性,最终“悔怒不起”,不会产生过激的情志。可见,情绪稳定性能体现心神对情志调控的能力,情绪稳定性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心神的状态。

3.2 从认知心理学理解心神的“任物”功能

《灵枢·本神》^[3,54]：“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指出了在心神的指导下,外界信息从被接收到转化为记忆,后经过思

考,最后形成决策的整个心理过程,中医将这一过程概括为意、志、思、虑、智,即注意、记忆、思维、谋虑、决策^[20,21]。认知心理学将认知细化为感知、思考、记忆和推理等关键环节,这为我们理解心神在认知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了科学的视角和分析工具。综合中医古籍以及认知心理学对认知的理解,我们认为心神的认知功能可以归纳为注意力、记忆力、思维力以及决策力四个方面,本节仅讨论心神与注意力、记忆力和思维力的关系,心神与决策力的关系将在后文讨论。

3.2.1 心神支配注意力

心神在接收、处理外界信息时展现了其对注意力的支配。《灵枢·本神》:“心有所忆谓之意”,这句话揭示了心神从初步接触信息到有意识地选择关注某些信息的过程。《增韵·志韵》^{[22]808}进一步阐释:“意,心所向也。”这表明“意”不仅是心神有所侧重的取向和注意力的聚焦,也是众多信息中筛选和关注特定信息的过程。由此可见,从广泛的“忆”中提炼出具有特定价值的“意”,体现了心神在处理外界信息时的主动性和选择性。

这一过程与现代认知心理学中的注意力的机制高度契合,由于外界信息量巨大,而人类的信息处理能力有限,为避免信息过载,注意力的作用至关重要。注意力,作为一种有限的心理资源,负责对环境中的信息刺激进行选择性和处理,使个体能够优先关注某些信息,同时排除不相关或干扰性的信息^[23]。过滤器模型进一步解释了认知注意犹如过滤器一般的作用——筛选有用的信息并忽略无效的信息^[24,80]。该过程与中医心神概念中“意”的形成过程颇为相似,心神与外界相通,通过分析和选择性侧重,即“心所向”,从而筛选出有用的信息并排除无效信息。这个筛选过程不仅是对外界信息的初步接收,而且为信息的后续加工和记忆提供了基础。

3.2.2 心神主导记忆力

“意之所存谓之志。”这一表述揭示了个体在心神的作用下关注某特定信息后,如何将这些信息转化为记忆,这在中医中被称作“志”。如《资治通鉴》^{[22]797}中胡三省所注:“志,记之于心。”这里的“志”表示将信息“记录”在心中的过程,即我们所说的“记忆”。《本神》:“志伤则善忘其前言。”表明当志的功能受损时,人则容易忘记先前的言论,这反映了记忆功能的下降。

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志”即心神在任物过程中对信息的存储,与记忆加工的概念密切相关。根据加工水平学说,记忆的效果取决于信息加工的深度:加工越深入,记忆越持久^[24,129]。那些经过深入分析、精细联想以及长时间关注的信息,其加工深度更深,从而形成的记忆痕迹更加坚固,记忆持续时间也 longer。因此,当心神的任物功能正常运作,“存”即信息的保

存功能强大时,其加工深度较深,使得“志”——也就是记忆变得更为牢固。

3.2.3 心神调控思维力

在“意”的注意聚焦和“志”的记忆储存之后,心神便展现出其对思维功能的调控能力。“因志而存变谓之思”指出了记忆不仅作为思维的基础素材,而且是思考过程的起点,即通过认知的变化产生思考。“因思而远慕谓之虑”进一步展示了对未来某事件的深入思考和权衡,这便是“虑”,亦即深思熟虑。思考与深思熟虑共同构成了认知心理学中对思维力的描述。

认知心理学将思维定义为一种间接的、概括的、以问题解决为指向的认知活动过程^[35]。这一过程不仅包含对信息的再加工和新颖想法的产生,也涉及到解决特定问题的能力。思维不只是记忆的再现,它能产生新颖的主意或结论,此为在记忆的基础上“存变”的内涵,即创造性地产生新的见解或结论。同时,思维具有目的性和方向性,特别是在面对需求权衡和谋虑时,展现出其解决问题的本质。

3.3 从动机心理学理解心神对“意志”的塑造

意志是人们有意识地克服困难、以实现预定目的的心理过程^[26]。现代心理学之“意志”术语,相当于但中国古籍文献的“志意”范畴^[27]。《荀子·修身》^[28,17]云:“志意修则骄富贵。”强大的志意能够促使人克服困难,向预定的目标努力。心神对志意有主导作用,王文炎、张振华^[29,30]等学者都指出意志由心神主导。《鬼谷子·捭阖》^[31]:“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虑、智谋,此皆由门户出入。”直接指出了志意是心神的其中一个方面。在探索心神与人类行为的关系中,动机心理学提供了一扇理解“志意”深层含义的窗口。动机心理学,作为研究个体行为驱动力的科学,揭示了人们如何通过意志力调节和指导自己的行为,以克服挑战并实现目标^[32,1]。在中国古籍文献中,“志意”的概念与现代心理学中的“意志”有着密切的联系,体现了个体追求目标的决心和动力。具体而言,可用“决断能力”与“心理韧性”来概括“意志”。

3.3.1 心神影响决断能力

在中医理论中,心神不仅是情绪和精神活动的核心,也是影响个体决断能力的关键因素。《黄帝内经·灵兰秘典论》^[3,44]:“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这说明决断能力的强弱由胆决定,而胆的决断能力是在心神的指导之下发挥。心神与胆的在决策过程中的关系,在《黄帝内经》中被形容为一种君臣关系,“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这一描述强调了心神状态对个体决断能力的直接影响,从而决定个体的行为方向。

意志,作为进行深思熟虑并最终作出决策的心理基础,承载了个体对目标的追求和行动的指向性。吕

波^[25]等对古代文献中“意”和“志”的概念的异同进行了总结,发现两者均有“动作行为的指向性”的含义。即意志不仅是决策的前提,也是行为实施的动力。清代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上·理》^[33]指出:“凡有所行,端皆起于志意”。即所有行为的起点都源自于意志的决断,强调了意志在行为生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心神的和谐稳定对于意志的坚定性至关重要。当心神处于安宁状态时,人们就容易深思熟虑而得出理智的决策;反之,如果,心神受到干扰,则决断力可能会变得薄弱,导致在做决策的时候举棋不定、优柔寡断。因此,心神的状态是决定决断能力的关键。

3.3.2 心神调控心理韧性

心理韧性是指个体面对压力和挑战时,通过激发自身潜在认知、能力或心理特质,并积极利用内外部资源进行自我修复和调整,以实现目标的能力的一种特质^[34]。这种特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心神中“意志”的影响和塑造。在意志的驱动下,个体不仅做出决策并付诸行动,而且在实现目标的道路上展现出不畏失败、勇于挑战的精神。

尽管中国古籍中未直接提及“心理韧性”一词,但其概念内涵已经在中医思想中得到体现^[35]。如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中正篇》^[36]中提到的:“志者,事所自立而不可易者”。这里说的“不可易”,是指有意志力的人为了达成预定目标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的不屈不挠。这种“不可易”的精神,正是心理韧性的核心表现。同样,《论衡》中提到的“志有所存,顾不见泰山。”此即是《后汉书》所言“有志者,事竟成。”此外,《荀子·解蔽》指出^[38,345]“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即使是受到外来威胁,心神中的意志也不应被轻易改变。这些都深刻地揭示了意志力对于克服苦难、实现目标的决定性作用。

意志可表现为个体的决断能力和心理韧性。这一观点在动机心理学中有体现,尤其是通过卢比可模型,该模型将动机行为划分为动机和意志力两部分^[32,163]。模型得名于古罗马的卢比可河,象征着罗马大军渡河时的决策与行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动机决定是否渡河;而做出这一决定后,意志力便发挥作用,帮助克服苦难,力图成功。这与本文分析的意志所包含的决断、韧性两方面十分契合。赫尔和斯彭斯^[37,161]两位心理学家均认为,如果一个目标能够在被实现之前就能对行为产生影响,那个体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对该目标的可实现性有了预期。这种预期会激励个体采取行动以接近目标,这种行动驱动被称为诱因动机,即是意志的决断能力。动机心理学把行为的持续性分为增能反应和消退反应^[37,163]。揭示了人类在遇到挫折时可能会出现两种反应,或愈战愈勇,或畏惧退怯。这与意志中的心理韧性特征相吻合。安宁的心神赋予人果断

的决策能力和坚韧的行动力,相反,心神不安宁则导致犹豫不决和心里脆弱。通过观察决断能力和心理韧性,可以对心神中的意志状态进行辨识。

3.4 从健康心理学理解“形与神俱”

在中医学中,心被视为君主之官,负责调控全身脏腑的功能。中医认为心神与形体应该处于和谐的状态,这种和谐状态称为“形与神俱”。心神的状态能直接对人的生理健康造成影响。这一观点与现代健康心理学的理念相契合。李虹^[38]对健康心理学作出了新的定义:健康心理学是研究认知、情感、意志以及个性等心理活动和心理社会压力与生理健康、亚健康及疾病的因果关系的理论体系。从此定义来看,认知、情感、意志即属于本文讨论的心神的表现,其与健康的关系,则与中医关于心神对形体健康影响的观点不谋而合。

心神的异常,如情志不畅,会影响气血的运气,导致各种各样的躯体疾病。心神对形体健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体力和睡眠两个方面。陈士铎在《辨症录·虚损门》^[39]中指出“人有用心太过,思虑终宵,以至精神恍惚,语言倦怠,忽忽若有所失,腰脚沉重,肢体困倦,人心为怯症之成也,谁知是劳心以至伤神乎。”描述了过度思虑、用心会导致心神损伤,进而引发精神恍惚、有气无力、腰腿沉重等体能不足的症状。此外,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不寐》^[40]中指出“心神不宁,思想过分……而致不眠者多矣。”心神不宁、思虑过度是导致失眠的常见原因。现代学者的研究也指出睡眠障碍和疲劳状态与心神不宁有关,特别是与情绪中的怒相关。王琦的研究提到^[41],亚健康状态的主要中医证型通常为“心神失养、气虚肝郁”,表现为失眠多梦、神疲乏力等心神失养症状。因此通过评价体力与睡眠状态,可以对心神的形神健康状态进行辨识。

4 结语

本文结合了古代典籍及现代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体系,对中医心神概念的深层内涵进行了全面的阐述。通过从情绪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动机心理学、健康心理学等多角度的深入探讨,构建了一个包含认知、情绪、意志、形神健康等四个方面的心神理论框架。其中探讨了心神在认知过程中的作用,明确了注意、记忆、思维三个关键环节,并借助现代认知心理学理论如过滤器模型、记忆加工理论,深化了对心神任物功能的理解。同时,指出了心神在情绪生成和调节中的核心作用,强调了心神安宁对情绪正负面状态的直接影响,与情绪心理学的核心理念相契合。此外,意志作为心神的另一表现形式,涵盖了决策能力与心理韧性两方面,与动机心理学的理论相互发挥。还探讨了心神对形体健康,特别是对体力和睡眠状态的影响,展示了心

神与形体之间的密切联系。通过引入现代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心神概念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和定义,不仅为临床辨识心神状态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未来心神概念的量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 [1] (唐)孙思邈.药王全书[M].张作记辑注.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836.
- [2] (明)张介宾.类经[M].郭洪耀,吴少祯,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2.
- [3] 黄帝内经·素问[M].张南峭,封银曼,主编.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
- [4] (明)张介宾.类经[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34.
- [5] (明)张景岳.类经[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460.
- [6] 陈思攀,纪立金.“心神”与“脑神”之辨析[J].时珍国医国药,2019,30(1):151.
- [7] 薛冰,宋永贵,杨明,等.从“心神”论治失眠的理论启示和现代生物学依据[J].世界中医药,2022,17(20):2943.
- [8] 晁田田,张大武,恒娜,等.基于中医“补明”理论的调心安神法的临床应用探讨[J].时珍国医国药,2020,31(8):1937.
- [9] 延梦圆,冯蓓蓓,陆逸莹,等.曲丽芳心神见解的学术思想述要[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9,34(7):3101.
- [10] 赵英霖,黄琳.心神病证治思路[J].中医学报,2016,31(5):689.
- [11] 邵祺涛,李黎,杜新,等.心神在情志活动中的作用探析[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5,21(1):23.
- [12] 王巍.脑神与心神、五脏神关系及整合机能探析[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8,14(7):481.
- [13] 杜焱,王昊,王克勤,等.“心主神明”中医学的身心一元论[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3,19(6):606.
- [14] 边致远,石焱,李心悦,等.从《景岳全书》情志之郁理论探讨情志致痛[J].中医杂志,2019,60(16):1367.
- [15] 石文英,章薇,罗容,等.关于“心主神明”“脑为元神之府”“心脑共主神明”的思考[J].世界中医药,2023,18(2):221.
- [16] Keltner D, Oatley K, Jenkins J M. Understanding emotions[M]. Hoboken, NJ: Wiley, 2014;25.
- [17] 孟昭兰.情绪心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
- [18] (美)史蒂夫·帕姆加德纳,玛丽·克罗斯斯.积极心理学[M].王彦,席居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214.
- [19] 贺颖,王彩霞.论中医春季养生摄观[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4,29(3):666.
- [20] 李自艳,黄斌晓.中医“心藏神”的神经心理学内涵[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0,35(11):5417.
- [21] 张惜燕,邢玉瑞,胡勇.中医神理论的系统研究[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3,38(2):526.
- [22] 宗福邦,陈世锐,萧海波.故训汇纂[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23] Tulsma D, Senkowski D, Soto - Fumco S, et al. The multifaceted interplay between attention and multisensory integration[J]. Trends Cogn Sci, 2010, 14(9):400.
- [24] 王耿,江安圣.认知心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 [25] 梁宁建.当代认知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259.
- [26] 陈录生,马剑侠.新编心理学(修订本)[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66.
- [27] 吕波,赵铭宇,王克勤,等.中医心理学对“意志”概念的剖析[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3,19(8):856.
- [28] 荀子[M].方勇,李波,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 [29] 张振华,王克勤,王昊,等.中医心理学对“意志”的认识[J].中医杂志,2013,54(4):295.
- [30] 王文炎,陈瑞,梁凤霞,等.“意志”的内涵与调治思路探讨[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1,27(10):1539.
- [31] 鬼谷子.鬼谷子笺注[M].陈道年,笺注.合肥:黄山书社,2014;10.
- [32] (德)法尔克·莱因贝格(FALKORHEINBERG).动机心理学[M].王晓蕾,译.北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 [33] (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M].何文光,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61;11.
- [34] Connor KM, Davidson JR. Development of a new resilience scale: the Connor - 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 - RISC)[J]. Depress Anxiety, 2003, 18(2):76.
- [35] 李丽庭,叶增杰.心理韧性的中医思想探源及临床本土化应用研究[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3,38(4):1759.
- [36] (宋)张载.张子正蒙[M].(清)王夫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49.
- [37] Herbert L. Petri, John M. Gove,郭本.动机心理学[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38] 李虹.健康心理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
- [39] 柳长华.陈士铎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873.
- [40] (明)张介宾.景岳全书[M].赵立健,主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405.
- [41] 王琦.中医体质学说的研究展望[J].中医杂志,2002,21(2):137.

(责任编辑:程文锋)